



天鹅

老马

□姜淑梅

俺听说,马三岁能干活,六到十岁是最好年龄。到了十五六岁,零碎活还能干,出长途不行了,活到二十岁的马很少。

各队分马的时候,给隆安大队分来娘儿俩。母马个头不高,蹄子很大,车老板管它叫大脚。小公马才两岁,黑红色,毛皮亮,他们给取名狐狸子。

狐狸子能干活了,归陈维生使,送公粮,出远门,越使越好使。

有一天,生产队来俩人。他们是庆安的,给他们生产队买马,在马棚里看个遍,相中狐狸子。那是一九六七年,狐狸子十二岁。

陈维生舍不得,去找队长。队长说:“趁早卖,还能多卖几个钱。过两年,还有人要吗?多卖几个钱,年底大伙儿还能多分俩儿钱。”

陈维生能说什么?闷头回去。庆安人把狐狸子从马棚牵走,狐狸子好像啥都知道,走到大脚跟前站住了。大脚已经老了,干不动活儿,在圈里趴着,抬头看了看狐狸子。

庆安人拉绳绳,狐狸子才走了。一九七一年春天,隆安大队正趟地,马棚里多了一匹马,狐狸子回来了。

听说狐狸子回来了,大伙儿都来看,陈维生跑在最前面。狐狸子见到陈维生,好像见到熟人,用鼻子轻轻拱他两下。

有的人说:“狐狸子八成想陈维生了。”

陈维生摩拳擦掌狐狸子说:“它是惦记大脚呢。”

可惜,大脚死了,死两年了。

陈维生找到队长问:“狐狸子回来了,咋办?”

队长说:“现在正忙,咱先用着再说。他们来,就给他们,不来找更好。”

陈维生用狐狸子趟了三天地,庆安来人,把狐狸子牵走了。

隆安大队在兰西县北安乡,俺那还有个亲戚叫王恩富。他聪明能干,日子过得好。

一九九三年,他赶马车到兰西县里办事,车上套一个马,一个骡子。他二姐家在街里,办完事他去二姐家吃饭。二姐找了一堆衣服,装丝袋子里,让他给三姐捎着。

王恩富赶着马车往家走,先阴天,后下雨,越下越大。出城十多里地,回头一看,丝袋子没了。他停下车往回走,顶着雨找丝袋子。

好不容易找着丝袋子,再往回来,马车没了。

完了完了完了,他心想:找回来一袋子旧衣服,丢了一挂车,亏大了,我得啥时候才能挣够一挂车钱啊?

王恩富本来一身湿透,浑身冷。马车没影了,他身上的汗不断。下雨天,没处找车,天黑了,还是先去大姐家住一宿吧。他大姐家在红光乡义丰大队,走三四里公路,还得走五六里土道。

离老远,王恩富就看见大姐夫站在院门口。看他过来,大姐夫说:“快点儿进屋,你大姐都急哭了!马车来家,不见你影儿,你大姐就让你出事了。下这么大的雨,她让我出去找,我上哪儿找你啊?”

王恩富进了院子,先看见马车,马和骡子让姐夫拴马棚了。

见了大姐,王恩富讲了经过,一家人都笑。

王恩富说:“我就赶车来过两次,它们就记住道了。”

大姐说:“老马识途。”

如今具有现代意识的家庭,至少都承认家庭成员间的平等是幸福家庭的标志。

家长式的专制、粗暴和自私,正在家庭成员经济地位的平等中逐渐瓦解。相互之间在生活中的帮助与照料体现出物质的平等,安慰与宽容体现着情感的平等,而信任与自尊则体现了精神的平等。

虽然有大家庭“平等”得了分的人不吃亏的平均主义,有夫妻间“平等”得互不干涉的自由主义,有父女、母子间“平等”得小皇帝小太阳至高无上,但我却要要说,家人对平等的追求与实现,仍是个很难寻的梦。

我们已习惯给予孩子以关切和爱护,甚至节衣缩食、苛待自己而给他(她)们以满足;我们也习惯于呵斥、责怪他(她)们,为他们没有达成我们的意愿而失望和沮丧;我们常常为他(她)所犯的小小的过失而对他们挺仗不休,为了得到一个检讨一个保证而使双方都精疲力尽。

如果我们细心一些,或者不那么“鸵鸟”一些,我们会发现:常常是当孩子打破了一只碗,或是丢失了一件东西的同时,我们也因为粗心而在工作中出过某个差错;常常是我们批评孩子懒惰或是某个难改的恶习时,我们也在悄

悄地原谅着自己——看电视、打麻将、吸烟、酗酒……

没有人监督我们纠正我们。当我们成人之后,我们就从此自以为是;我们为人父母之后,更是为所欲为了。严格地说,在家庭中有一种关系其实是难以平等的,在我们,以及我们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潜意识里,这个阵地决不能放弃,那就是:大人的缺点。

关于大人的缺点是一个秘密。所以家庭的平等也是有条件的——实际上我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和执行着家庭中的双重标准——对孩子,对自己。为什么人们在外面冠冕堂皇地说够

了违心的话,回到家里时,却要痛责孩子涂改了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孩子撒谎固然需要教育,可毕竟还属蒙昧无知,但家长迫于种种利益的需要而明知故犯,是否就可以原谅呢?

所以我心里便有一种酸楚的不平等之感,为孩子也为家长。无论这种不平等是因为外界的诱惑还是威胁,都蕴含了人性普遍的弱点。毕竟平等不是一种形式或装饰,如果一个家庭中始终是以双重标准维持着和睦与安宁,有一天孩子是否有更为痛心的醒悟和反抗?

但愿我的忧虑多余,真爱孩子的父母想必不会爱自己的缺点吧。

家里的平等

□张抗抗

夜色中的旅行

□艾苓

梦,像夜行列车,每天都载着我缓缓穿行在睡眠里。

我不必花钱买票,也无法规定行驶路线。这样的旅行,醒来通常了无痕迹。但有几次在梦里笑醒,那几次旅行印象极深。

某年五一假期,温度偏低,室内室外都凉飕飕的,偶见一女孩穿着羽绒服招摇过市,受到启发,我回家也穿上羽绒服,温暖的感觉很快来了。在温暖中,我看见自己的软肋。假设某天受审,不用严刑拷打,也不用攻心战术,只要挨冻,我肯定什么都招了。

晚上睡下,便梦见一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每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后面,都站着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她们笑容可掬,像等着自家孩子一样等着我。我幸福得呵呵笑,身边人推醒我。

我跟他讲了一口口大锅,他问:你晚上没吃饱吧?

我说:吃饱了,但我还要去吃。别影响我,这回我带着你。

可我再也没有搭上那班车,梦把我载到其他地方。

有段时间工作累,做梦也累。梦见好友出门,她把宝贝儿子托付给我。她的宝贝儿子平常就令我头疼,这回更令我头疼,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具体情节忘了。后来,我们见到一个老妇人,她正和她的两只昆虫说话,昆虫说是现代汉语,有问有答。我们好奇怪,老妇人说:我一直把它们当成人,天天都跟它们说

话,时间长了,它们就忘记自己的语言,也会说人话了。

我觉得好笑,笑醒了。

我赤脚坐在一口老井的井沿上,朋友问:你在干嘛?

我说:我在等灵感。

她问:在这儿等灵感?就这么等吗?

我说:我得用脚蹬。有一次,我蹬着蹬着水就从下面涌上来,越涌越高,都把我给掀翻了。

她笑着摇头,表示不信,我开始用脚蹬。蹬了一阵子,我听见井下的水声,于是越蹬越快。我看见水涌上来,一波一波的,飘在水上的,居然是我的黑大衣、黑帽子和红围巾。

我已经好久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了。那天,梦见别人送我一长联电影票。相识的人向我要票,我就撕给人家。我心里清楚,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票,留下两张就够了。随后来的是朋友,她向我要两张票,我把票撕给她,发现只剩一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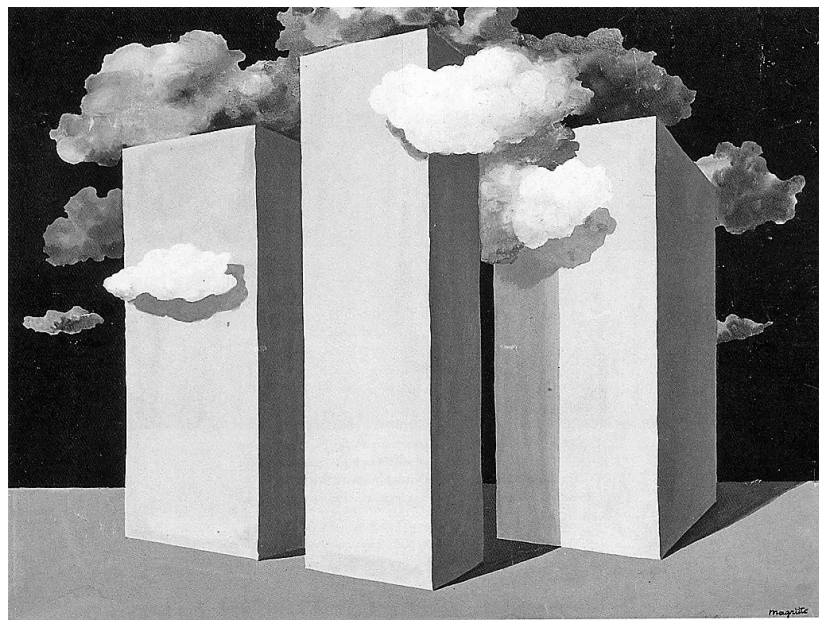
她笑着问:你一张票也没留?

我答:还有一张。心想他不能陪我看电影了。

她说:你连一张票都没有了,你看看你的票,座位号你都撕给我了。

我拿起票看,果然是一张撕掉座位号的电影票,于是哈哈大笑。

我从没去过佳木斯,这回梦把我载到佳木斯,我不是一个人,还带着几个朋友。想起另一个朋友陪着夫人在这里就



马格利特画作品

医,我们决定一同去看望。电话打过去,朋友指点:坐4路车,不用换车,直接就到我这儿了。

我们站在路边等,左等右等,不见4路车的影子。正焦灼着,驶来一辆公共汽车,车窗上写着“3?”

我突然来了聪明劲,指示大家:准备

上车,就这辆车了。我还得意地跟大家解释:要用四舍五入法,四舍五入后,3路不就是4路了吗?

按照我的表现向前推算,我像是数学经常不及格的学生吗?我自己推算,怎么都不像。

不知道今晚到哪里旅行,等着吧。

素淡的天空也有彩虹

□朱勇勤

找不到这么好的空酒瓶呢。

最期待的是每周工厂食堂做的一次碗蒸刀鱼。我们工厂大多数车间都像医院手术室一样洁净,工人穿着白大褂工作。我们大修钳工满身油污,平时总是自觉晚些去食堂,怕人多时排队碰脏了别人的衣服。唯独吃鱼这天会不客气地提早去抢购。记得大家端着这道大菜时,都是那样兴致勃勃,像是过节。

食堂里最有幸福感的应是备料车间那位姓崔的师傅,也许他的工作不排斥酒吧,三餐都是从挎包里掏出用葡萄糖瓶灌装白酒,倒在小玻璃盅里,就着白菜土豆,有时只是一碟咸菜或一个晒干的红辣椒,一个人有滋有味地喝着。印象最深的是吃那碗蒸鱼时,他本无表情的脸上会现出喜悦,喝下一小口酒,嘴里嘟吧嘟吧比往常响亮得多。他喝酒时那种享受的表情一直感动着我。看来幸福真就是自己的感觉。

我们厂这间装饰华丽的俄式餐厅,据说早年常举办舞会。我们厂号称花园工厂,从建厂开始就吸引了太多的俊男靓女,会跳舞和爱跳舞全市闻名。现在虽然不跳舞了,但大家仍忍不住回忆当时的盛况。人们坐在这里,吃着粗茶淡饭,脑海里仍会暗香浮动。

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连看一场电影都很难。我们师兄们最主要的乐趣就是夏日周末相约去松花江游泳。我们把衣服装到塑料袋里扎紧,拴在身上漂着,游到太阳岛,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个墨镜,十来个帅小伙,戴着墨镜,走在江边,也算当年的风景。每当经过俄式雕花木结构的江畔餐厅,无数次向里张望但从未踏入过那座唯美建筑,曾想,如果坐在里面饱食一顿,应是人间最美的盛宴了吧!防洪纪念馆右侧有一处搭着白布棚的冷食店,我们挤在柜台前,将一杯杯用罐头瓶盛着的散装啤酒举着从人头上传,围坐在简陋的长条桌子旁大口畅饮。记得有人曾说过,满足感往往就是你薯条饥渴时喝下第一口啤酒那个感受。即便是进这样的小店,在当年也算高消费了,多数时候渴了都是游在江中去喝些江水。那时的江水不像现在这般浑黄,而是碧清的。仅从这一点来说,算得上是当年的福利吧!

我的朋友铣工组的家喜,原本每天都是宿舍、食堂、车间三点一线,生活是平淡的。突然有一天,他自我找乐,要练游泳。他拜车间里一位从国家游泳队转业的全蛙泳冠军为师,潜心钻研泳技。几乎每天见面,都给我展示他的训练成果,身上有了突起的肌肉,手臂划水的姿势也十分标准。不久,他报名参加了一次游泳比赛,没想到他刚一入水小腿就抽了筋儿,不得不从池边黯然地爬了上来。一个人好不容易把无趣的生活变得有趣,结果又招致无趣。此后一段时间,我对他最好的安慰就是不提游泳二字。一段时间后,他又从沉闷中解脱,开始琢磨世界地图,没多久便能把各个国家包括其首都甚至总统的名字倒背如流,受到大家的惊呆。身在车间,放眼全球,使我的朋友重新感到快乐。

在车间里,除了繁重的生产任务和密集的政治学习外,唯独爱情不能禁绝。记得同车间的男工和女工中,当时共有五对儿在同时恋爱。他们那种压抑不住的亢奋的眼神儿交织在高阔的车间,使单调的机器声都变得委婉,连冰冷的钢铁也充满了温情。那时工友们结婚没有住房,每晚便攀爬住在父母家的吊铺上。迎亲没有轿车,便骑上自行车。喜宴没有宾馆,便在胡同里支起帆布大棚,砌上炉灶,分悠儿大碗喝酒。婚礼没有如今股市圈钱一般的大额款项进账,只是同事好友凑份子买的镜子、脸盆等纪念品。生活虽然仍旧简单,但却不觉世界太过寂寞。

厂部哥特式主楼最上层是技术图书室,工间休息时我常爬上去坐会儿。管理员是一位老先生和两位老大姐,都不爱吱声,和整柜整柜的老图书相守着,挺默契。我在一本苏联技术手册里面看到一幅色彩的莫斯科大学的照片,这座伟岸的大楼令人震撼,特别是楼前那些盛装的男女大学生们,那么青春,那么阳光,搅动着同样青春的我的心绪。于是,我开始翻找些数理化方面的参考书籍来看。当时大学停办数年后,说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期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那幅照片上的同龄人一样,沐浴在大学校园的阳光里。

那天,我呆呆地站在图书室的窗前,低头下望,整条和平路尽收眼底。远行

的人们,那么微小,那么艰难,却又是那么真实地走着。我想到,自己也是一直这样走着的,一天天,一年年……

回顾旧日时光,不是抱怨,也不是留恋,只是启迪。渴望美好是每一个人的天性,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心中有春天的人,在什么季节都会努力让花儿绽放。企盼绚丽的人,凝望素淡的天空,总能捕捉到惊鸿一瞥的彩虹。于是,我随手记下了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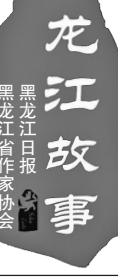
王俊平漫画《年年有蛋》



扫描二维码关注
微信公众号:hjrbswan

云端守望者

□贺悉达 赵振翔



龙江故事来稿请寄:
a84655106@163.com

“纵使晴明无雨色,去做深处亦沾衣”,站在瞭望台上鸟瞰,层峦叠嶂,白雾迷离,有种漫步云端的感觉。位于绥芬河市以南12公里的883.1哨所,似乎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繁芜,唯有雾气滋润着大地,环绕着守卫这里的边防战士。

沿着九曲蜿蜒的山路,穿越郁郁葱葱的老林,初次来到883.1哨所的人们,可能会感慨于此间的美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但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却给扎根山林的战士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党是母亲哨是家,云雾山中把根扎。”被称为“鹰眼”的张鑫班长,已经在这云雾山中坚守了十五年,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漫长的中俄边界,也见证了云端哨所经年的变迁。雾岚整日不散,哨所里多处墙角都“悄摸摸”地爬上了斑斑露迹;地板也是“眼泪朦胧”;晚上睡觉时被褥潮乎乎的,到了早上被褥和主人“难舍难分”。寒冬时节,大雪封山之时更为哨所战士的艰苦生活增添难度。在这样的环境里执勤生活,不少战士都饱受风湿痛苦的折磨。上级领导得知情况后,给战士的床铺下加了一层毛皮垫子,这才缓解了战士们们的窘境。

念兹在兹的哨所战士,偶尔也会将视野投向五里雾外的世界。由于海拔过高,网络信号时断时续,但这并不能阻挡战士们在信息爆炸时代撷取属于自己的知识碎片。部队统一配发了电脑,接入了全军政工网;智能手机的有序使用,方便了战士和家人的联系;包罗万象的图书角,以文字之美,感动心灵……

“乐到高山迎风雪,愿在哨所献青春”。繁忙的工作充实了战士的生活,厚重的荣誉不断激励着他们前进。883.1哨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忠诚卫士,一名又一名的专业技术能手。他们多次发现边境重大情况;多次抢修重要观测装备;多次奋勇争先、立功受奖……守望国土,以哨为家,他们的青春意气飞扬。

飞驰的车辆带走了思绪,道路两侧的树木仿佛还在挽留着谁。离开883.1哨所,蓦然回首,只见沧澜的雾海。“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隐在关山之中的哨所,默默眺望着12公里之外的绥芬河。由她讲述的沧桑故事,你是否能明白?

父恩

写在父亲节

□刘茂先

一岁的我
看世界恍恍惚惚
颤抖着的灯
一闪一闪而过
什么也不懂
只有父亲抱着我

十岁的我
看世界朦朦胧胧
一切变化都成幻影
童年的记忆
混沌着不分明
只有父亲扛着我

二十岁的我
看世界纷纷扰扰
不知道身在哪儿
心在何处
异想天开直冲云端
只有父亲挺着我

三十岁的我
看世界迷迷茫茫
只知道有一天
自己都会找到归宿
途中的客棧
留下劳顿的身影
只有父亲撑着我

四十岁的我
看世界花花点点
一切在惊慌中开始淡定
人生的坐标渐趋明晰
问上帝谁下沉浮
慢细细饮尽唇边
只有父亲望着我

如今五十岁的我
看世界凄凄美美
一支歌风里摇曳
飘起优美旋律
那朵朵音符落下
诉说漫漫心情
自己再也看不到父亲

街灯亮起
月高星密
托起皎洁的夜色
有一朵云
仿佛托起我
那便是伟大的父爱